續宋宰輔編年錄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八

金臺外史呂邦燿編

理宗

端平二年乙未三

鄭清之獨相

嘉定八年復遣使如金賀正旦刑部侍郎劉爚等及太學諸生言其不可不報德秀復上奏曰金自南遷其勢日蹙韃靼西夏東出潼關深入許鄭攻圍都邑遊騎布滿山東而金以河南數州之地抗西北方張之師加以群盜縱橫叛者四起危急如此不亡何待臣謹按國史女真叛遼在政和甲午其

滅遼也在宣和已巳而犯中原即於是年之冬今日天下之勢何以異政宣之時陛下亦宜以政宣為監夫以皇皇鉅宋八葉重光至於政宣燕安湛溺之餘紀綱蕩然無一足恃本根既撥枝葉從之於是女真得以逞其凶殘攻陷我都城傾覆我社稷刼遷我二聖荼毒我烝民自開闢以來夷狄之禍未有若是之酷也臣嘗論政宣致禍之由其失有十自蔡京倡豐亨豫大之說王黼開應奉享上之門專以深侈蠱上心奮靡蠹國用土木之功窮極盛麗花石之貢毒遍江南甚至內庭曲宴出女樂以娛羣臣大臣入飾侍朱粉以供戲笑於是荒嬉無度而朝政大壞矣其失一也自童貫高俅送主兵

柄教閱訓練之事盡廢上下階級之法不行潰敗者不誅而招以金帛死敵者不恤而誣以逃亡於是賞罰無章而軍政大壞矣其失二也政宣之失災異數見大星如月徐徐南行日黯無光洶洶欲動赤氣犯斗水冒都城當時羣臣恬不知警方且以怪孽為嘉祥變異為休證此上不畏天戒其失三也政宣之際以言為諱張根論征斂之煩散宮安置李綱論大水之變遠謫監征於是薦紳不敢言矣鄭詩以進詩諷諫屏出大學未夢說以冒言宦寺竄斥偏州於是布衣不敢言矣鈴結成風馴致禍敗此下不卹人言其失四也政宣用事之臣專以毀忠忌賢為事凡累朝老成之望當代鴻碩之材

不以奸黨廢則以邪等斥不以曲學貶則以異論逐排沮壯
抵之餘舉國無君子矣雖欲久安得乎其失五也開國成家
小人勿用而難壬人蠻夷率服政宣之世京黼繼尸宰柄下
攸濫厠樞庭其翺翔臺省布列館殿非歌頌書生即膏粱子
弟非奴事閹尹即翼附權臣更引迭援在廷皆小人矣雖欲
勿危得乎其失六也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
父母政宣小人顓為蒙蔽以欺上聽劉法敗死西陲而童貫
乃以捷聞方臘破東南六郡而王黼匿不以告郭藥師反形
已露而邊臣掩覆於外女真尅期入寇而大臣諱晦於中上
下相蒙稔成大患至虜兵濟河而朝廷猶未之覺其失七也

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政宣小人專務聚斂以搖根本朱勔以供奉擾浙右李彥以括田困京東蔡京改鹽鈔法而比屋歎息王黼創免夫錢而諸路騷動人不聊生散爲盜賊雖夷狄亦必有蕭牆之憂其失八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古者以一事寢敵謀片言折外侮政和初遣使覘國而童貫實行邊之君臣相顧竊笑已有南朝無人之譏北事既興遂付戎律以僕隸之材當元戎之任節制不明諸將無所稟畏惰庸不武敵師得以憑陵未幾副之以蔡攸易之以譚稹其爲驕怯又益甚焉於是女真知中國之無人而異志興矣北援任非材其失九也昔子產以蕞爾之鄭崎嶇強國間區

賁之下南而平隊

區一環宜無愛於晉而予屋則曰大國之人令小於邦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卒不與累求地於趙趙欲與之虞卿曰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用其計而秦不能加益有國者不幸與强敵為鄰當有以服其心而不當徇其欲方女真欲遼國交兵雖能每戰輒克然視吾中國之尊如高山大海未易測其雄深何敢遽有他志不幸奸臣庸夫希功寡謀惟恐無以順適其意彼方邀吾歲幣則與以契丹舊數而不辭邀吾燕地稅賦則予以銀絹百萬而不靳至於索犒師則許以犒師欲貸糧則許

以犒師欲貸糧則許以貸糧一事方酵而一事已生前請未塞而後請復起一切順承無敢或戾而南牧之師已侵尋於境上矣而犬豕豺狼本無饜足徒知徇其欲而無以服其心其禍固應爾也或者惟以納張瑴結余覩為造釁之由而不知召侮取輕其漸非一雖微結納之事其能保盟約之不寒乎比處置失當其失十也今一人憂勤恭儉無愧仁祖之風而羣臣盤樂怠傲乃有宣和之習東南民力耗於軍餉者十八宇士卒窮悴常有不飽之嗟災異頻仍修省之實未覩言路壅塞讜直之士弗容君子非不登用而正論未嘗獲伸小人非不欲遠而譏論猶或得志蒙蔽之風日熾聚斂之政日滋

此失未除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雖然臣外有司也其於內事不敢盡言獨請為陛下深陳所以待夷狄者臣視韃靼之在今日無異昔者女真方興之時一旦與吾為鄰亦以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蓋女真嘗以燕城歸我矣今獨不能還吾河南之地以覘吾之所處乎受之則享虛名而召實禍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為辭仗大義以見攻女真嘗與吾通好矣今獨不能卑詞遣使以覘吾之所答乎從之則要索無厭豈能滿其溪壑之欲不從則彼得藉口以開釁端黠虜之情必出於此不可不預圖以應之也昔五胡之亂江左粗安者以羣醜並爭莫能相一故吾得以偷旦夕之安及苻堅既

滅慕容旋啟吞晉之謀元魏已併諸胡遂萌飲江之志今析
虜鳴張盡有河朔揚劉羣盜人皆服從臣恐五胡角立之勢
殊未可為江左苟安之計也昔孫氏以區區之吳能富強大
之魏者其君臣能相與策勵也今國家幅員萬里帶甲百萬
江漢為池豈下於吳陛下任九廟之託固不可付安危於度
外養成深患也因以五不可為獻一曰宗社之恥不可忘言
國家之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讐高宗孝宗值其方強不得
已太王自處而以句踐望後人今天遺此胡近在朝夕誠能
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遣虜之貴而勵天下之甲
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於此虜而猶事之哉且重於絕

虜者畏召怨而啟釁也然能不召怨於亡虜而不能不啟釁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臣願陛下勉句踐之良圖懲謝玄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也二曰比鄰之盜不可輕言難犯及山東之盜苟得志而鄰於吾莫大之憂也願朝廷毋輕三賊日夜講求攻守之策以逆杜窺覦之心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言今之議者大抵以金虜之存亡為我欣戚聞危亂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是猶以朽壞為垣而望其能障盜賊也願陛下勵自強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虜存為喜虜亡為畏則大勢舉矣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言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縉紳大夫工為諛說或

以五福足恃為言夫執家告衍適日亢慎其可恃讖緯不經之說而忽昭昭之儆戒乎惟陛下監天人之相因察談佞之有害益修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慶也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言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痞鬲不可以為人公論堙鬱不可以為國深為今日實公論屈伸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為愛君為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愈伸若以言者為沮事為徼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至此復屈大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之所由分技臣故臣於篇終反復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不報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為甚德秀與留守憲司大談荒政自領廣德太平與

廣德守魏峴同以便宜發廩使散授林庠振給徽州寧國守
無善狀皆劾之而以李道傳攝徽先是都司胡槻薛極每請
德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譽日聞周倡言旱傷本輕監
司好名賑贍太過使峴劾庠以撼德秀德秀工章自明朝廷
悟與峴祠授庠幹官道傳尋亦召還謝表云覆封引咎甘侯竄投詔旨疏恩追從原
貴鶩魂甫定感悌交流臣某誠惶誠惶頓首頓首伏念臣偎
以孤生寢塵畢貫雖亡佗技可自詭於事功獨有此心常應
忠於君父頃咕咨諏之寄適罹旱暵之災一道生靈命方危
於絲髮几重宵肝痛苦切於體膚蒙賑贍於有頌慣奉行之
弗稱惟比年之適患賊荒政為具文昔害腐嘆於里間令恕
目欺於天日慈誠一念不害已憂纖悉百為幾如案事官傣
惟其可用復何常贖之拘憶意有所富宣惶恤小嫌之進方
桐川之再至適參攏之來秋收散衆口之告饑罷罷累章之
澀懇雖向矯承詔臣子不得而專然苟可恬民仁聖必無所
受遠播汲黯河內之故事近考范鎮充丘之已行楓頃給而

後閒果允俞綫丞下豈料屬城之守乃騰閣工之章謂人臣
之非無甚於擅權而天下之惡執踰於方命始共成其過舉
終反中以深文借前古尾大之言置傲臣族赤之地惟日月
賜臨之下靡隱弗賂顧風次震蕩之衛何侍不諗丞仲事顧
仰濟聽聰在漢法之甯誅宰允仁之垂有蒞蓋恭過皇常陛
下澤流遠適識洞忠邦知臣分求牧之憂謹雖要視察臣有
放魔之敌意賓無他持拔含垢之恩正墅讀之與以仲與
議以庫邦風臣歆不祇我鴻私勉揮使投身有姦尚肩一
節以報君況為善無傷敀替初心之物口又謝章執啟云
巧語工閣極抗章而自列隆恩下速赦過以弗誅捧詔凌
既附骿感揚伏念某木憩通敏徒抱球入侍軒屏每見王
也憂氏之切出乘招傳伏視璽書愴之類誓瑞嵩林祇求
德意屬江左丞羅於早侯而桐川尤於周墢業振聘之持
憂體本之之弗構風肯一念民飢斐於已飢匡畫百為王
事治同行哀事所冀推仁思而均被遑碩文法以自皆頌
富原閒於駝之時備觀明野焦指之欲羅則人苦肯妖之
之欲齊駝官無紅腐之備抑文視其與既有負求寫之扎
苟利來刑可也又雖逃矯制之卅與具失職以傷要家若損
身兩任之貴勉敘使宜之舉丞蒙間可之音領小臣敢超於拘
槃見盛世素有於寬大是乃彰朝廷之美何至于堂陛之嚴

於臨家之郡牧浸明 禁見 家肪鴻之子臣尼言 戾以
律萬居苦 而宗 非恩 林吏 몽之私得誠之 簽要 未王
乙國竊盼代支昔歌謹民既節益行為善 甚發秩命
式器自盼輸之日謂 守狀 編其肩制 確亦伏而之而
能使協馬 東康 之吏 勿宣 摩為 素王論吾 遇不撓朋
銷百 於帆生倍 觀叨 欺詒 化守是凡之 某倫乃民
貪工 膚牆 於增 徽於之旨 德 說非 悉善 官本出粮
郡念 盡之比郡 推劇 節中 秀 魔之 力齋 以七 部本
之臣 凜來者幫 大奇 出謝 進 何易 以人至足 符其
風篤 莫凡幾之 奇泉 來伏 扶 罪位 禪宗 公辨之天
進於知 茲 何儲 而雖 使念 知 既持 荒有 而何 于騎
逐事 其數 日亦 鑒閣 傳臣 泉 蒙加 政格 東天 消貪
職規 稱端 問之 琛慎 留某 州 觀令 即言 化日 狀大
以斯 塞允 郡根 安古 微性 有謂 過護 素而 鈞照 深功
獎欽 茲為 邦溢 至號 可資 桐表 之俾 忠衆以 臨 嚴而
行使 蓋深 之于 勞東 綠韓 城云 恩道 以職 仁之 而為
偽甘 幸病 轉山 偽卻 之林 十萬 篇撓 報之 深赫 臣已
溫旨 遇傾 餉者 相其 勞學 聖節 虎攻 公功 而允 測力
綸之 皇雖 敢亡 繼余 每街 假九 雖某 朝乃 培風 有焉
而本帝 一一 收有 而近 想廷 寵州 尼敢 育相 邦浸 愧有
加知 陞旦 于威 囊歲 虛咏 過觀 當不 令之 本淪 允此
勉臣 下不 難為 啟以 貞入 優風 勵仰 指功 謂念 知以
臣嚴 獨可 樸旁 寡木 於侍 微何 匪佩 想柳 犀之 語立

敢不欽承異涯誓咨隆知康平而吏民敬馬雖莫海賊作亂
望漢人之政忠信則鑒循行矣歷恪遵孔教之言
將通城官軍敗衂德秀親授方略擒之復審視形勢增屯要
書以備不虞進秩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平海寇轉官謝表
云網竹分符實任
九重之託管蒲徹磐幸琢千里之安定貢己優叨榮賓擢臣
中謝伏念臣村非欽徒志切撫摩田里熙熙祖喜鼓梓之息
汝濤洶洶忽間舟揖之鶩念非送折其萌芽將恐難圖於滋
斐協兵民而進討楨將士之宣勒恬眾陸梁始猶未押之兄
望風披麋辛為游全之魚近渴播於天威遂肅清於海服欽
非循吏散期漢塱之衰名在大大傑音唐階之峻退循非擴
矣視終辭韮益恭逃皇帝壁下明照無私功疑惟重可以與
可以無與姑從勵世之稚簡辰修簡或不修庸示馭臣之楠
觀雖篤法敢昧敦帛交貴無名愧貽譏于鵠冀紙恩有地誓
杜元矜鴻乇口又辭狀云錫命過優捐躬增傷藹以葉塵達
職苟以寵侍從之英督府名部間或容輔衛之蕉蓋拉峻之
選掄宜插而地雍則負荷為難伏念某本之技能塵擢知與
鑒扇墻階本掃許國之忠能節虎符茂著治民之最政虞幽
點述冒明恩論著非長自冷撰而明熱撰捐偏何有由遠藩

之猥里退李書乜扭盜彼改内衛論衆仍指之職而
娱双外循相哲之于浦之慎令運事緣峻揮心改玷
運过表駕綱稍長侥有寄洪出之以薄直〇所异近
覺儒既佳之畀頻伴甯在部則七不技於乂有真藩
役某嬋蜀在事庶軍阮昔其待他休獲廄謝工祠荳
搏敢於稱中推凡政之所地篤寵意珀廬丞件貞不
益不有使興劃材弛要重則節數雖周以相肯瑕貪
勵志人今豈卒雖于衡十三而相木行儒啟對至榮
恭暴慮恭惟治倖固詐今江守仍於職伸曰某微擢
勤古双推周兵存儀皆允五專他納在彼治木庶難
之人四某一若督凡必雞湖城異忠禁遇郡敢遠勝
節心方官道曹府籍王吉楳積賁速嚴之無祇疾仕
〇存内論之王之伍之水帶有生武思榮功曳顧伏
侍工地道扞草名符憂啌之僥之鄉事談遠寄之望
從室亦廟防之木之宜峒區適不於君公識罰皆朝
臺鳴嚴室抑在始師謹有其淺遇出之哀分泉御廷
竦驚於折亦唐修武將未位七入位無見於川環特
云佩置衡壯室元供然馴則稱則明隱知帥軍自賜
以王帥枕雨縉戌他之之方塞侍民官之閫貴詭牧
一敢執席淮城之役備擴伯苗楓在非索進席終奏
書窮云咸之珍職百而俗連由衆工諫伏班外酬括
生歌妙仲聲備盍豐人富卑平而獨諄念有伏顧仍
際舞簡篤援若嗜于情池鉄海參知乃某命候報傷

遇之禁皆眾君子扶持之力恭惟某蔚以名流官儀干法從
又富代宗工斯文元氣立朝盡節曾靡憚于貴權為國愛人
每務損其疵疾致又為弭盜上奏曰臣聞自昔外有敵國之
蓋妙柬循及迂儒
虞則內必有盜賊之警故諸葛亮與魏相持而孟獲畔瀘南
劉裕舉兵北伐而盧循犯建業二者之患常相因而起一於
禦外則盜賊得以乘吾之虛而為根本之害一於備內則敵
國得以間吾之隙而為疆埸之憂其為患均也然敵國在外
所攻者吾之頭目其為來也可知盜賊在內所攻者吾之腹
背其發也不可測故亮必先平南方然後經營北討裕能滅
燕入秦而幾無以制徐道覆之謀然則盜賊其可忽哉國家
南渡以來川郡之兵日以削弱一方有警必移大軍然後克

之法首李全之亂與近歲韃吉南安之擾皆取辦於此然使彊場無虞則舉備外之兵以平內寇其誰曰不可今邊事方興儆備無日沿江諸軍列戍淮漢以之禦敵猶懼弗給設不幸一妄男子竊弄耰鋤於田畝閒沿邊之戍既未可抽回州郡之兵又不足深恃此臣所為朝夕凜凜者也竊嘗思之與其養而待以無用孰若教之而責其可用臣所領十一郡有所謂團結禁軍者蓋諸道所不及其法選諸指揮禁軍之强壯者外若干以下試弓若千斗方弩者十弓方聚為一營命曰團結月增料錢一十合諸郡粗額凡若干人隆興府一千人諸州軍各具實數臣欲稍增其額合一路為一萬二千人隆興府增五百人通為一千九百人諸州軍均添足數日教旬

閱責之兵官月按季拍責之守責春秋二全御名則於團結中揀
其年貌浸衰年四十五以上事藝減退仍還元來軍分於而諸指揮
中選少壯人等事藝精熟者補其額及委帥臣不時點摘按
試以攷兵將官之勤惰其揀選不精教練不熟者案劾以聞
守貳不覺察併行責罰如此則一二年間州郡之兵漸輒精
勇此弭姦銷萌之要術也然臣愚慮不獨江西一道為然凡
在內地皆當患所以為不虞之備如臣言可采乞下諸路一
體施行十五年以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康仁
公勤四字勵僚屬以周敦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勉
其士立惠民倉置社倉刱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理宗

即位召為中書舍人辭免召赴行在狀日聞命艱惶周知所
措惟二聖臨朝之日正四方觀政之秋
凡收召於人材必采求十時望緬播元祐周興議而用犀賢
迎玫光皇以經選尚召一老物清既協治衆可占如業者問
學荒球器能撈濤徒以書生之未扶蒙誤文考之殊知人侍
忏屏出分庬鐵木敘涓埃之報空懷覆載之恩八駭進征忽
痛仙遊之不逐六龍臨仰所圻神器之有歸敢圍負辰之云
初違尋陽環之允叉十年去國豈無意於木朝干栽進辰亦
慰禕於初政亟宜祇命敢復控辭其如朽木之非材叀以負
新之乡疾自長沙而見宣室有愧昔人陪屬東而工甘泉可
當誤寵冀回嚴召敗昇新祠庶安蔦足之縱免
擢禮部侍郎
述餖蹐之眢所有肴劉某木憩授伏候指揮
直學士院辭狀云內使之除取遁三日秩宗之命遠下九天
仍經惟之新祭兼詞林之舊直此前代崇儒之典
最是寵允珝嗣皇訪落之初可容桎畀如某者自視闕然禮
樂詩書少雞涉略文彙輸聖久已荒咪分闇二年憂民一意
痒痛由已敢辭風夜之勞竜髮無功徒致陰陽之屜措神耻
嘖形壺文離嗔屬夏秋之交膏陳杳犬之請蒙恩木許竊祿
足撕詎意龍飛首欲驛召甫登西掖旋二甫宮陳善貴難蓋
平時之自詭尊經好學適盛日之幌違所顧依日月之尤期

辛之醉非頭來心航今處圖旨知數下目終仰習或
伏憂如困之貪筆獻之除門游悉思除未願祈記逆
候伏痴在下賴墨已朔見蒙拜冬應書逆輸散殘涓
指望文澤倉茫舊無動申思除寒聘謂一樓奏常埃
揮朝字之猝然習足聞審賜書御翻即見犠脩語之
口退之日不不入觀國得對自比然適也之徇且補
又持官矜能復已況體旨方願乎之驅致忠愚他而
辭賜非憂成紀荒目向日命不安意矣於口表出某
狀數精民幸懷廢補者下有材好其乃嗣聖祿人自
云奏思懷是今騎外雖供罪非遣勿而歷旨賦豈嬰
竊今不札時若謊以書職誼宜書留抵之不詞堪宿
惟其能損雖貪之未承外難所宜行事初允庭持炼
代允擇心遣再作俠之惟復辭不所耶仰曰庶衰木
言兼職氣重入猶更是足辭歷多辭味體仰少憑底
倩且若每遣之未一時策所陳及宜昔留以寥之安
者學勞一亦榮害紀去林有允口不賢遺鴻拘身全
之士心發已冒規惟離清儀積及允難之碩焉而篇
至院者動無殊措於場遂曹竟辭故進意受之軌簡
榮職述軌及供一吏屋頻庭閱狀旌之處知疾崖集
方事必經于職詞事未代經命云詔風加光心清文
命不有司事焉回朝久王丈音昨示不迅弗馳筆都
人勝性月兼一思夕文言院既叨想忘召而事之志
臣大命如某詞向究詞命等入召宜嘉述朕闕遂前

之大罪夫以禁林之地最謂邃嚴儇直其間必寫鴻頊業猥
以末學初無寸長幸逢千我之期猥叨再入之龍平生素望
何敕及該盡不愿僕進王堂之廬寀勿全舉之直何苦堅避
自逮嚴誅蓋以詔令之須眾闕國體文章之發皆本心源而
某四忝節鬼一周星紀視人猶已憂公如家積錄思慮之勞
遂得項悖之疾比方步瘠猶未復常雖應靜殘翰之微莫能
措手豈典享倫緣之壺可使强頌竊自省循實難堪處昔唐
章洪景以章詔珠漏而降絀木朝范鎮以用事善誤而左遭
彼旨名儒猗生此火汎某材阮陋甚而疾復縈之倚胃昧以
祇承必立臻于鵬敗用是傍俚累日不允仍控抗辭伏望朝
廷特賜敎參許令充兼工件職事實拜洪造保全之恩伏恢
指揮○又禮部侍郎謝表云龍飛九五幸進真主之興驛召
再三遠道通臣之列職覲地遠恩距人做臣某賓煌賓懼頓
首頓首竊惟國贄之重輕來視人材之聚散王多吉士則若
鳴鳳之集梧桐朝有直臣則如猛畝之衡蔡雀和聲閒而扶
聲目息正氣勝而邦氣岡千是以元祐首平盡起諸先陸興
初政畢舉犀賢正涂既閒怡家可卜於赫盛旦適進先獻宜
得白首書艾之鄭以垂清時獻納之選伏念臣學錐志道材
弗適人忝乙弟於慶元貼軒之初綴三館於嘉定改結之始
叢扉丈直曾做華國之文墻陛屢前徒抱愛君之志越從予

節海易守藩尚期宣室之席前忽痛鼎湖之弓墜義東輸下
方濟海之仰瞻漢札西來先時髦而收召身木登於詞掖班
已識于儀曹金馬玉堂假儒臣之榮寵蘭臺石室寬大史之
秘藏自惟何人叨北珠獎諸蓋恭遇皇帝陛下德全純總學
務繹念熙皇天后上之驟臨居懷就畏察君子小人之滴長
賓北興衷謂臣雖無賞用之材知臣祖有勿欺之節捐璚通
服許責做忠臣敢不戒在苟容期于圖報惟禮可以
為國願廣要嬰之言非適不敢陳前竊效孟軻之敬
入見奏
濟王冤事語在史謫遠錄又乞收人心略曰太平興國中泰即事作
太師王溥等議於朝堂者七十有四人以大事不可輕也康
定慶歷間求兩帥必取當世第一流宰相呂夷簡至忘譽薦
進以重任不可輕也往者雲川之獄未聞參聽于公朝淮蜀
二關皆出僉[illegible]所期之外天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此
收人心之一事也賞罰失平則人莫得而議今有功罪而賞

罰異者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地之與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可使一毫私意於其間哉此收人心之二事也當乾淳間有位於朝以饋遺及門為耻受任於外以苞苴入都為羞今薰染成風恬不之怪果若息天下之謗莫若反其物罪其人則心迹暴白此收人心之三事也治世氣象欲其寬裕不欲其迫蹙曩以訛言之故籍有譏訶之令焉譏訶則已過矣甚至於流竄焉殺戮焉都城之民搖手相戒宜解密網達下情此收人心之四事也又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政事之才富於經術雖嘗以耆艾褒傅伯成楊簡以儒學褒崇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於諒直敢言如陳宓徐僑皆

皆未蒙紀錄上嘉納之上問廉吏德秀以知袁州趙彂夫對親擢彂夫直秘閣爲監司具手劄入謝因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儒帥閩皆有廉聲乞廣加咨訪上初御清暑殿德秀因經筵上奏曰臣竊聞陛下迺者涓選剛辰移御清燕非特怡養神明之攬抑且精正宮寢之儀臣子之心不勝慰幸然區區之愚有欲獻於陛下者不敢自嘿恭惟高宗皇帝受命中興再造區夏六飛南渡駐蹕錢塘其與前世之君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拔擠荊棘以立朝廷者殆無以異其艱其勤可謂至矣孝宗皇帝嗣守丕緒志清中原二十八年之間搜攬賢材勵精聽斷未嘗一日少懈用能保固大業垂萬世無疆之休

今陛下所御之宮庭即二祖儲神間燕之地也仰瞻楹桷俯視軒墀當若二祖實臨其上念昔日刱守之惟艱思今日繼承之匪易則競業祇懼其容少忽于漢文帝有言朕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惟其以是存心故能終身為恭儉之主而漢之賢君莫先焉此臣之所欲獻者一陛下前所居處密邇東朝惟思曲盡人子之恭其敢違富人主之奉今宮閣暨乘輿服用之需頤指使令之使必將浸備於昔臣知聖性恬淡固非外物可移然必一心而受衆攻非卓然剛明弗惑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然則將何道以處之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蓋禮義之與物

欲相為清長者也篤志於學則日與聖賢為徒而有自得之樂持身以敬則凜如神明在上而無非僻之侵親賢人君子之時多則規儆日聞諂邪不得而惑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禮義常為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此臣之所欲獻者二三年之喪行於宮壺非獨衰麻在躬而已哀戚之存於心者不可頃刻忘憂戚之形於色者不已斯須已古者卒哭而廬居小祥而堊室今雖未能如昔然居處之制不可不極其樸素也古者服喪非有疾不飲酒食肉今雖未能效昔然饔人大官之供不可不極其菲儉也古者終喪不處于內今雖未能如昔然防微謹獨屏遠聲色不可不

極其嚴也食則見先帝於羹立則見先帝於牆庶幾不負罔
極之恩丕昭紀孝之實倘因移御之適凡所以自奉者少異
于居喪之儀則雖衰麻在躬猶不服也此臣之所欲獻者三
陛下前者日侍慈明兩宮之情常歡然而無間今視膳問安
之敬雖改於昔而見則有時矣此正陛下深留聖心之日也
古之親事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
母也況皇太后親舉神器以授陛下同聽萬機曾未數月褰
裳去之如脫敝屣隆恩厚德興天下無極陛下將何以報之
手然則恭勤之禮孝養之誠當有加前日可也至於兩宮侍
御之臣恩意當使如一蓋愛親者及其犬馬況左右使令者

乎厥今羣臣萬民之命繫於兩宮慈孝交隆於上則羣臣萬民皆有所恃以為安而兩宮侍御之臣亦得以保其富貴此臣所欲獻者四臣猥以不材叨備勸讀比者親承聖訓苟可裨益朕躬毋或有隱陛下之虛懷求助如此臣其敢以淺陋自解乎用是輒陳其愚冀補萬一惟陛下擇焉寧宗小祥詔羣臣服純吉德秀爭之曰謹按禮經子為父臣為君皆服斬衰三年此禮之所當然人情之不容已者也自漢文帝率情變古後世始不復見三代之全禮間有天資篤孝銳欲復古如晉武帝者而其臣習卑守陋顧沮而止之其説不過曰君服於上臣除於下是有父子無君臣也獨弗思古禮之不行

忠在人君揮其難耳豈有君能胆之而臣顧不能耶我本朝列聖相承外庭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服迨至阜陵獨出宸斷易月之外衰服如初朝衣朝冠皆以大布三代之下蓋未之有惜當時輔臣禮官不能推廣聖意并定臣下執喪之儀遂使人主衰服三年於上而羣臣易月公除於下此千載無窮之恨也迨紹熙甲寅阜陵上賓從臣羅點等建議乞令郡臣於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朝會治事權用公服黑帶每遇七日及朔望時節朝臨奉慰于喪禮皆以衰服行事山陵之後期與再期則又服之至大祥而後除至於燕服亦然當稍為之制去紅紫之飾此於臣子行之非有甚難

而可以略存三年之制者詔從之當時臺諫集議以爲黜等所請雖未純古亦略存意可以扶持衰薄補助名教且請併君服討論竟以不果議者至今惜之某愚竊謂古制之不行久矣使人君居喪必若阜陵之禮羣臣執喪必若甲寅之制雖節文度數未盡如古而其意則已庶幾於古矣自侂胄弄權羣姦朋附但欲一切反慶元初政故光宗之喪羣臣復以小祥純吉今以會要諸事攷之羣臣禪除而純吉者累朝之制也其後易以升祔至紹興而易以小祥至甲寅而又易以大祥二百餘年之間喪制四變皆自近而之遠非自遠而之近也侂胄變甲寅之制而從小祥之舊是自遠而之近也自

遠而之近是舍厚而從薄也其可乎哉且嘉泰元年八月禮
部太常寺申乞遵紹興已行之典淳熙申命之文令　官過
小祥日並服純吉臣今考之淳熙宅憂之日雖有群臣自從
易月之令初未嘗有小祥從吉之文蓋高廟登遐在十四年
十月八日至十六年二月二日孝宗內禪光宗踐祚於是文
武百僚鞍韉佩帶悉用吉禮然則當時之純吉自緣新君之
受禪非為高廟之小祥也嘉泰禮官敢於舞禮如此豈不重
駭耶乃者有司偶失討論徒以光宗喪紀最近而可遵不知
甲寅所定乃寧考初政之善而辛酉之議乃權臣更改之失
自嘉定以來凡權臣之舛政繆合剗革多矣喪紀重事豈容

反蹈其失乎且揆之禮意參之人情有未安君二焉皇帝以至性篤孝躬執三年之喪自今至于大祥在宮庭則苴麻未釋也臨朝視事則淺黄之服黑犀之帶未改也而羣臣遽已無所不佩豈君服斯服之義乎此其未安者一也八月三日實維小祥越七日而遂純吉追念去歲是時先皇帝負扆朝羣臣尚無恙也今音容若存山陵已邈臣子雖號慟泣血未足以洩其哀乃於此時遽即純吉之服遂忘憂戚之容揆之人情必所不忍此其未安者二也先帝臨御踰三十年臣子蒙恩實同天地雖捐肝腦絶筋骨未足論報況區區服章文飾之末乎且帶不以金鞓不以紅佩不以魚而鞍韉不以文

繡此任羣臣初何所損而於朝廷之儀亦未見有効愛禮存羊則所繫者甚重欲望朝廷吏下有司考求紹興甲寅已走之制斟酌而行之其八月十日百官純吉指揮姑賜收寢庶幾稍合禮意足以貽示方來亦皇上初政之先務也某以迂踈蒙恩擢貳宗伯稽古禮文之事實其所職庸敢冒昧輒薦其所聞如或可采即乞朝廷詳酌速賜指揮議遂格又為遷事工奏曰臣竊惟今日必先深為制敵之圖然後能不蹈畏敵之失然制敵之事固亦多端而臣所欲言其大者有二一曰經武二曰博謀臣觀方今之勢非可以承平無事治也其必振勵威武如創業中興之時然後能轉弱為强以底泰山

四維之固何哉彼韃戎之暴國已憑陵函夏躪轢河嶽而欲
甘言以啗我狡謀以窺我我方崇飾文治雍容暇豫如平時
深恐無以杜覬伺之萌而折陸梁之氣也昔我藝祖肇造區
寓而北敵向强四方未一故聚驍勇於京師壯爪牙於宿衛
今日幸造船池以習戰也明日幸飛山營以閱礮也武事之
精近世無匹用能方行四表而生脈醜夷及我孝宗彤受付
託之重欲成復讐之勳亦於軍政極意簡練今年大閱于白
石明年大閱于茅灘躬御戎服震憺天威而鐵簾之射椒自
聖意倫全偕小卒皆得奏技於萬乘之前以希一命之賞當時
將士莫不競勸雖直虜方張勳未克集亦以大竟王室使醜

孽不敢逾盟者垂四十年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又曰武
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古聖人之神武
也藝祖孝宗實有焉臣願陛下考而輯之故實舉自新歲而
講行之以昭聖武以振戎容以作士氣或調審爾則勞師之
費殆且不少臣曰祖宗內庫之儲未固為講武設也聖明在
上躬履節儉無橫恩無濫予獨不可舉之以修武講乎況以
國勢積弱之餘不若是無以奮張而興起之此制敵之要一
也昔三國鼎峙蜀名義最正而地最弱諸葛亮以區區一隅
當中原全力迄能自立者由其集眾思廣忠益不以己之智
而兼眾人之智為智故其言曰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

珠玉也異時兵少失利則命其僚勤攻已缺不以為諱維此
盛心千載可仰前日之怙權顓制者是已自任養成深患不
可進已今廊廟大臣謙虚無我休休焉有亮之心獨於軍旅
事宜務從秘密往往帶暇僉謀故不惟朝列莫知而宰府樞
庭之椽屬亦鮮知之者不惟椽屬莫知而二三執政亦或有
不與知者毫釐之差動關成敗其可忽諸紹興初嘗詔邊防
機事體稍大者三省密院共議奏陳兩府屬官亦通書檢
蓋重其事而公共之比今日所當按以為法者也然中書門
下後省與尚書六曹之官亦皆宰府之屬而舉朝文武孰非
願致廟堂之任使者倘於其間選東通明詳練者數人以備

咨訪凡兩淮荆蜀山川之險易將帥之能否士卒之衆寡糧儲之虛實分委討論畫之為圖著之為錄俾三邊利病了然在目事關邊鄙者條屬僉議之執政審裁之然後折衷於宰臣而奏行焉如此則朝廷得操約御詳之體疆場無失機誤事之悔而又明詔在延百執事各思治兵禦戎之策許以非時陳獻輪對轉對必先當務之急眡其所論之當否而為陞黜焉草茅韋布之士有言邊事可用者稍獎錄之則彼將千里而來告矣或謂與聞兵議者多豈無機事宣洩之虞臣曰不然一介之士必有密友況朝廷之大寧無十數忠謹沉實之臣可與帷幄之秘者乎夫有烏獲之力者可以舉鈞力苟

不遠焉則合衆人而共舉之是亦烏獲也況乎天下重器非百鈞之比而危機交急又非平時之比廣謀衆取庶幾有濟此制敵之要二也惟陛下不以臣迂且繆而忽其言則凡智識之高於臣者且將交進忠益愚者一得聖明其擇焉德秀屢進鯁言上皆虛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撼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塈盛章始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既而殿中侍御史莫澤劾之之黜責狀云比去者再輸忠悃丐奉外祠濟祇論音未賜俞凡某微一介蓋即廉承擅有未安敢避三讟伏念某性資甚陋學術又踈偶際昌特獲歷清貴喀七亳發工咎鴻恩每日有備第深衆場作日大明繼照命召首瀆旋玷除書俾貳宗伯竊伏念從臣之職責在諭思語默之間皆係國體既寘身于華近雷同工之戚休厂束苟容則有乖職守盡言無隱則或潤事情而某識慮非長轄愚惟舊徒有竭節致忠之意而無

以塞奪納國臣司宜亦風歸搁義成指奏之過之適
岢網公其本進而知釋也耶退一懲揮亟章澈無特
容然瑜如韙退賜之於朕夫庫或事○加費朝他應
罪具皆物拙之語○素甚比陳反具聖黙中忠非變
戾未謂議以理者又學慕肴忠是悉旨責愚夕推之
如即富之靡實二乞朕之事撻制朝不以臣惟曲方
山抨然沸他不益黙告用主朕工廷凡示之未示陳
念彈一騰陳遑未責已賢各既下之勅感病知於義
難盡有仰意安前云再勿登聞皆遇業懲但報俊大
逃使織推告竊閒居卿感所納夫士省庶富所容廷
於自詞祖君念在數無朕懷而其大三安自而且隱
典為垂宗或某聖月復固工施經夫省衰列羣後憂
憲去臣以廷猥朝而云已師行矣也同退敢情捐過
康既猶未殊以聽求所定相之鄉以奉之復弗加富
隔徇富務之韛義去請於規矣以禮卿跋他叶於頓
揮控引崇已材之者宜夙同鄉碩士伏抑云公來聖
地陳過臺甚濫恩三不心心果望大乞厭欲掄用明
將之況諫雖陪可豈凡竭共何朕夫亟風望靡天之
不帶於之荷近謂其跋節濟嫌所之加憲朝容涵洞
蟲力從體聖燬甚本諸盡此而特進然之廷伏地照
於始列凡聰竭至志詔忠陸必詔退責體特觀育知
厲懷敢所之忠而不示卿古欲初也以伏賜憲何拙
紳祿傲予容徇愚諭想盡之賦至以示候敎府以直

仰真清明之朝俯祭竊危之迹既見排於執法難罰恥以在
延即賜奉陳亟加逮斥庶幾伸言路之風采亦重微臣之罪
章遲懇揄情必期得請伏陝指揮○又乞黜貴狀云竊念業
一介蝕生初無長扶適遇聖王龍飛之初召從避外列在近
班每有聞陳執家嘉丸昔孟予事齋之宣王道未書步行也
後以王由足用為善亟其去也摘三宿出畫以莫王之進已
此聖賢事君之心為臣予所富取法馬者也況業以凡材而
適遇聰審好學之君始初清明之政不推顯用其身而且施
行其言亦將何心忍於去上之左右哉特以木朝舊章尊重
言責凡臺臣議論所及不必明指姓名留當引去朝廷亦不
復國留所以仲言路之風采存朝廷之紀綱而養士大夫之
康恥一衆而所全者三馬非細事也觀近臺中所陳其
於奏言之罪可謂明斥之矣然也未即彈初蓋由有委尚
保全之意欲其自為去就固也今者禎然不引去則是微
言路也微言則是侵朝矣也一從臣之留手事為細
而吉路伸屈紀掴繁為其可以葉之救而懷之且士大夫
能垂其身而後能一朝廷垂今臣既斥其罪矣而適貪戀
榮議栖栖然尚真一日之留則是矯鈍無恥之人也宣宣天
朝衆偽布列安用‥無恥之人而使班侍從班乎反覆推
念實無可留之遺是用存遲肝瞻控告公朝祭其本心而亮

其不可得已儉會已巾事理即賜慮分施行若行匡匡受君
之心則雖在歛歛貴能一曰斬忠異時心述既白朝廷復有
枯呼則弁走閣廷其敢式後匡匡丹衷
天日聽臨伏候指擇〇俱奉聖旨不允遂以換章閤待制奉
祠辭充狀云竊全候對密聯法從之班琳宿奉祠貴札聖人
之壽於馬列職益以優賢伏念臣器藏且畀學凡而陋屬
龍飛之有造叨驛召以來歸一對使朝獲聽天日之表再陪
講殿鑰聆全玉之音念吾君真有不世之貲在微臣當敘勿
歇之報而恩處大過語言不倫雖見察於淵衷辛莫逃于公
論退循罪戾端合誅夫敢圍仁聖之朝特宥愚鑫之罪已為
過望敢復僥祭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寵涯充諫議大夫
重過促所有工件恩命某未敢祗受伏候指撣

朱端常又刻之落職罷祠監察御史梁成大又刻之請加竄
殛上曰仲尼不為已甚乃止工書言濟王事者甚眾爾遠以
為惠有梁成大者以知縣秩滿
侍遷論事爾遠家矜萬所所一日言真德秀富逐成大曰某
若入臺必能擠此事所為違其語遂擢監察御史成大因與
莫澤李知孝等諭德秀所主濟王贈與非是遂命德秀提畢
玉陞宮洪咨夔亦錫二秩去成大澤知孝三人共為爾遠鷹

大凡許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擧之目為三凶
又目成大為成大於是名人賢士排斥殆盡人

續宋宰輔編年録卷八終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九

金臺外史呂邦燿編

理宗

端平二年乙未四

鄭清之獨相

德秀既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執此以往紹定四年改職與祠

復官謝皇帝表云囍言觴寒宜坐錮於終身慶澤流徽迺悉還于故物達適始望恩出史生臣某實惶實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晉緞周行書湾內置花報書景久承寅考之恩蒼梏莫雲忽洒茂陵之血屬除飛龍之運首贋馳驛之招念非忘身何以報國欲勉圖初政之助庶弗秦先皇之知而臣學泥古陳識乘時變無表盡之懷概有汲踏之轎愚聖君非不受言臣自球于開道國人皆稱有罪上獨示以矜容弗敗湖陽

及迨若生冀知復楨思詧云篤歎為於知臺遂苦之
先初仕錮揮於舊宣頃履求受求春修懼愧遺劉八
皇元允於壓家物仁首之朝君叨忽齡旋苟縈生十
燕擁矣終露考不之頃蒞本之幸視而益愉誥徒謹
冀立深身少未圖培首栽玉誼役一而恭於之抱奉
之以宮敖答辭王植我頒備江臣偶面遇康新懷貽
謀來之富乾罔此結惟命元湖政之躬皇祿盡懷邑
以衍充恭坤極實與我數司之不泣修帝鈞深之之
信皇舜遇玘之規罔宋之之身泠釋於陛天丹意三
順圖自壽當恩見論之祈工翊勵勸曠下賞書雖百
收於嘉明五廸之出極七儀遠宿魂與聰樂之欽出
天十定慧第今臣聖治年北歎志于導明洸禧虎畫
人萬更敝自獲景猷世之閱忘前幽民天如秩鉛如
之世張皇貽事際之有琦物存漦安以縱傳仍而孟
心諒之太三於龍問大一綺閑景近孝聖於九自子
以富後后默嗣飛明母日拜之奉逐既敬成出忧肯
忠世翌陛熙皇育周之而數心犬客洽日纘圧代懷
厚于鴻下他當叅能慈復天○馬於四踐人賊庚悻
壽韓化巍垂守驛璘謨臣之掛之因海方皆遍復悻
國鴻者照十勿召登元業大皇泰山之東鐲臣祉之
家之二前宏欺念太祐賞肯太纂美徽朝榮閒之私
之間十古復之晉乎人惶不居耗及興丕臣館孔在
脈必春之將節受光村賞遺衣恆類物行獨珍愁畝

既竣盛典遂布寬書放臣皆得以生還羈鬼亦歸其旅殯凡
被公朝之厚澤悉由皇極之至仁臣竊祿有慙報恩無所顧
歌長樂之德與日月以並垂更祝少廣之年復天地而不老
○謝丞相啟云七年去國未湔丹筆之汙一氣轉鈞盡復青
氈之舊瘥敎有自銘刻何窮伏念某猥以逢恐蚤緣際遇演
綸載筆曾微潤色之長予節分麾茂者循良之欽頃緣賜對
往牧長沙當詞聖之作與光犀賢而收召天奉燕門之封曲
借夭頗願揮故撝之忠少碑時政徒欽草茅之言事塊非俊
傑之識時不知裁之亦已跡矣罪如韓愈盡貶湖陽之入千
仁若夷吾僅筆駢邑之三百歸尋荒徑甘老故鄉身雖周於
疾蔡心害順於蔡雀賊塈涅推之字下臨羅在之庭謂東陽
講稱壽之議方深霈澤念北巃有投閑之跡亦與原情既還
奎閣之班吏賦珍臺之秋顧五年進薇猷閣知泉州耕表云
旅冒寵嘯實主明茲盞後閣未祠居
里每勤北極之驕進職守潘復添南州之寄甫臨舊服格布
寬隙臣聞天道至仁風雷無亮日之想聖君大度山林軒終
棄之林韓安國起於使中柳宗元用於貶所皆為長史蓋值
明時微臣之湊唐二子之仁陛下守祖宗萬年之法非日全
華之入侍溫然王色之下詢曷書圖諫以罪人自塊格君之
無衍方升揮文上獨亮狀山之愚造濤宥一頒盡洗元臣之

玷何嵩於疑罰而槊於肎恩庿見九実之本心不忍一旹而
棄物既班火封又秋珠庭没茵飯疏夫後何根建才作屏則
匪所明敢圍未播早益之華仍伍𩯭帽猜涼之境念昔先帝
付臣此州亢惝三年不間善叢漫尋半世僕圓遺民屬當公
私凋敝之餘不胯工下煎無之急上邑而二為偎墟十室而
九之蓋藏禁族雲乇軍銅每難于宿館宗藩日茂倖緡半出
於鑿空自省廷疎若為經理蕬蓋恭遇皇赤陛下道心淵静
德性昭融不以缺讒為受君戕略臣疇昔娶肄之逮不以聚
敘為體國故取臣乎時求牧之長畀以舊封責具來致臣昔
獮將母今獨揭挈祿弗逮於養親志惟專於報主附摩瘡痛
翼邦人生意之復還培漸
本根為聖朋元氣之一助
迎者塞路城中歡聲動地決訟日
卯至中未已武勸壽養精神德秀謂郡獎無力惠民僅有訟
平政理事當勉又應詔上封事曰臣恭覩正月一日御筆令
內外小大之臣悉上封事凡朝政得失中外利病盡言無隱
者臣愚不肖往者陛下龍飛伍位召自長沙一封便朝再侍

經幄玉色睟然顧訪甚寵臣於是時仰窺聖學之高明已知為不世出之主矣狂疎妄發自速罪愆投迹山林繫念宸極一飯弗舍此心如丹陛下以天地之仁不棄小物復收拭而使令之政雖捐軀未足論報而天祐我宋默啟聖心躬攬大權更張庶政乾動雷發觀聽一新方且勞謙弗罔親御翰墨誕告中外凡曰臣子皆許盡言伏想薦紳之士洋洋動心直辭正論交進闕下況如臣者受恩思報其敢忘言而伏念向時未知所以言者進者竊聞京帥湖臣以八陵之圖來上陛下恭覽再三悲喜交集命卿監郎官以工指肴恭眡集議以聞蓋將稽按舊章遣使朝謁以慰一祖六宗之靈而遠方傳

聞未知其的或謂韃人以河南歸我而朝廷因有經略中原之謀審如所傳是將復降宣和之轍也日夕恐懼不知所去及覩衆臣集議之辭乃知朝廷之上務存審重遣使一節猶不敢輕經略之謀斷所不苟然臣區區猶以爲憂者蓋强虜暴興接我疆埸虎狼之敵近在藩垣應接少差事變難測臣自嘉定四年國信使余嶸歸自燕境適因面對論金虜必亡者三中國當圖者二其後叨塵柱史宿直玉堂中夜以思惕然不寐亟陳顧天永命之説未幾銜命聘虜道梗莫前歸對延和深陳所以備敵之策既又直前奏事謂韃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踰黄河一帶之水以趨汴盍圖自立之計

以謹未然之防而一時儉人交相姍笑臣以孤直不勝聚謗因以便覲旬外而去陛辭之日猶獻書言及在江東復上封奏舉宣和之十失願今日之深懲蓋臣愚忠知國家異日必興難鄰既與之鄰安能無隙不免交兵勢所必然理當豫慮故不敢徇衆人之所忽而獨陳私已之深憂欲於未雨之時大為徹桑之備距今二十有四年矣不幸故相諱聞人言獨任私智凡臣所陳一不暨省乃今中原無主遺黎思宋掃清河洛茲惟厥時而事無智愚僉曰未可者以二十餘年之間政出私門謀猶回遹隳祖宗之法度壞朝廷之紀綱民力朘剝而無餘人材衰颯而不振雖陛下赫然振起風采頓殊然

堅持一意行之十年未可以冀中興之效也然於今日之名義揆諸宣和固有不同者蓋宣和之於契丹與國也今日之與女真世讎也伐與國為非義滅世讎為當然幽燕之失虜取之於前代中原之失虜取之於本朝前代之域可捐而祖宗之恥不可以不雪惟其名義之不同故或以恢規為當舉然名必有實之相詢義非徒說之可行求之在我力未足為而欲為借助於夷狄則臣未見其可也臣觀荆襄露布之上具述得蔡之由若盡出於我者然以微盧燕貉等語觀之是又不能不藉於韃何邪自有載籍以來與夷狄共事未嘗無禍惟周漢之興無求於彼而彼自樂從所謂多助之至天下

順之者也若唐高祖則求助於突厥矣肅宗則求助於回紇矣然伐偱之役主謀者太宗而奮力者諸將下西河破霍邑者太宗而非突厥也略扶風渡渭水者諸將而非突厥也入關之師二十萬而康稍利以兵至者纔五百人豈嘗專恃之乎其復長安也郭子儀為主將李嗣業王思禮副之王師取勝於前而回紇始襲擊於後廣平王俶統蕃漢之兵十五萬而葉護以兵至者纔四千人豈嘗專恃之乎高祖肅宗惟求助於夷狄是以有後日之禍惟不專恃於夷狄故其禍未至於極焉乃若宣和則異於此童貫圍幽燕不能得而女真得之譚積圍雲中不能得而女真得之我師敗於蘭溝甸又敗

於白溝又敗於燕城而女真之兵所至輒克我不能自取寸
上而即彼以求之故歲幣百萬之須吾不能卻也借糧之請
犒師之請各以二十萬計吾不能拒也驅職官富戶以往而
遺我空城吾不能爭也背雲中之約而自取吾不能（今上御名）也我
無可恃之實而惟虜是恃故其禍至此而極臣尚忍言之哉
今觀從臣所議蓋已深得事宜獨慮帥臣既以為功欲其亟
遂虜情未順必求好以悅之道途尚梗必借力以通之卻此
則今之恃韃如昔恃金國家多事從此始矣夫犬戎之性貪
沒貪婪一與之接烏能中絕獨不觀宣和海上之盟乎方其
齋詔市馬亦未決然與之共事也其後裕陵悔悟固嘗中輟

而虜責亢約欲正不能侵尋蹉跌稔成大咎今帥臣既遣小使興之往來又命司徒與之會合雖曰未嘗交通不可得已若朝陵之行又復類之臣恐無饜之求難塞之辭自此押至雖竭吾力以奉之未足以飽豺狼之欲也或謂故疆之復天實命之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臣以為不然當宣和之世契丹潰敗涿易來歸不可謂天予也而人謀弗臧適以貫禍今治化修明固非昔比然圖恢復之功必有恢復之人有恢復之人必有恢服之具謀臣勇將者恢復之人也聚財積衆者恢復之具也宣和之時羣邪用事寧有遠謀然西兵宿將盡萃閫下老成持重有如种師道驍悍敢戰有如楊可世而駆之

即敵每向輒北今羣賢在列豈曰乏材大抵文致雖優往往
并閑武略宣威制閫實難其人輸取輸守孰可以繼僣材待
事所宜蚤圖而環眎諸將亦未見种楊比者以种與楊猶不
充濟而況弗若者乎此臣之所甚憂者一也宣和承平熙洽
公私富實可知用兵曾未幾時而改鹽鈔法科免夫錢所至
騷然民不堪命版圖天復羣盜蝟興今之事功視昔何若權
門有丘山之積公家無旬月之儲在在枵腹人人愁歎江湖
閩浙寇攘甫平民未懷生幸禍者衆揣之以循吏郎之以寬
除疾痛呻吟庶幾少息而師期一起科斂必繁官吏緣此以
誅求奸雄因之而搧動豈細故哉此臣之所深憂者二也況

於移江淮之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之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其費甚鉅其力甚難富庶之效茫未可期根本之虛其弊立見方女真以燕城遺我也其臣有漏言者曰此可僅保三年蓋謂我之葺理初成彼之奪攘必至及其背盟入寇果如所云犬羊之情今昔豈易此又臣之所甚懼也伏惟陛下親政以來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二三輔臣虛懷無我進退用捨多叶物情正塗方開善類吐氣此鄉治之機也但能持之以堅忍守之以兢畏姦聲亂色不汩清明倖臣寵戚不竊威福廟堂行事常公而無私臺諫言事有直而無枉君子得行其志而小人不敢為欺正論益以闡明而邪說不容肱

惑則雖慶歷元祐之治指日可期國家安榮社稷長遠為陛下計孰便於此若乃釋樂成之業而冀難必之功聽可喜之言而忘立至之患此又臣之所甚惜也臣雖懦庸亦知英主有為之志臣子所當奉承顧今更張假爾百度闕然譬猶宿疾方瘳正須保養所當厚擁深培以固元氣不當輕舉妄動以搖本根陛下日與輔臣籌之委常務於有司講安危之大計緩謁陵之禮而急扞塞之防修理內之政以為禦外之本凡可以自強其國者汲汲而圖之使吾之元氣實根本牢則形勢自張氣燄自著虜雖強暴豈能干有道之國哉然後審度事情為之應接或用祖宗交遼之典故或倣東晉絕虜之

規模因時制宜期於適當至於中原舊物豈可弭忘必畢吾力之能爲然後隨機而善應與其藉虜以啟後患不若竢時姑固吾圉昔晉建元中北方潰亂殷浩將謀討伐王羲之諫曰今雖有可喜之會而內求諸己所憂乃重於所喜功未可期遺黎殲盡莫若先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既而洛陽有變浩遂帥師以往修復陵園王彪之亦言未宜輕進皆不見從浩果喪敗而歸晉室益以不競今雖未有此舉然二王之言可爲龜鑑惟陛下審之無使制閫之臣誤事如尚浩而臣竊知言之名不勝大願。貼黃臣竊見宣和平燕之議本自奸臣徽廟初無固必其始也布衣克臣書

斥童貫蔡京妄開邊釁大臣乞加竄逐上曰言路蔽塞久矣豈可重罪即命以官此徽廟本心也故其時內而執政外而邊臣猶有以正論進者其後邪說浸淫上誤聖聽即行之日詔妄議北事者必罰無赦而宋昭以上書狂妄編竄海內於是言路絕而禍階成矣陛下盛德謙沖開道求諫群臣仰體聖意當此大議必有昌言言之異同均於為國惟陛下悉加容納毋以沮事罪之彌遠殁上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

辭狀云視邦選侯無超帥藩之重臨人蒞政美如卿部之難
兼此寵榮揚馬震擢伏念臣林非敏鈍學最空疎當朝十哉
之遣厲涔華頤一節四虎之寄葆著芳能自標舊邦偶承極
敵巳有積年之豫借州無旬日之宿儲亟以公杜貴蕃廣禄
弗熄内衞薄技既初無職算之長術視窮吐寧乏用算斂之
術賴紋求匄之義冒干行輩之仁天撫皇宗威頻僧牒攫少

仝顧旨囿愧啬為比寄服之戒赫下念之道撈散覓
閭川思之非養滓年工仕披少奕滌任始之陋未于
地渤體未材之全賤下隆豁寬重其孤仝嫌爲能憂
大海聖一韶時之後通陝忱竭臨丹志閣敢擲底窘
倖之悄用益彤魚賤泰度皚澤郡書自地涩衰續方
承師志寬恭爲雖之之未麗之寄之信重忧違遽勉
乏○戎仁遇列幸所期修累喳僅陪獨首辭不已竭
於又得掃皇郡務由布宣之方閲旋五叨冀豫叨于
元樹行數帝之之政朝堪昭生威付無分回取恩撫
戌丞祖十陛準所苟延牧融意眷潘朋閭淚禾升學
貴相有我下程傷安寬伯獲之冰滌允之滙難近祖
重啟禁征建大多恬大之於浸藥兩帝除○允職銷
負六闔利配作矣寧之命莅還是朋輒顧謝公於田
山公淮之執新猶有今里辰視將二諸服表言文里
腥遣陽風行民宿驗慨門興初祖紀玉龍云之謨之
深天之大明之疾與屬在在心謹之宣允公請付嘆
臨間間與荷保甫之部望覩而酌遣之私道雖中悲
谷適職肅音律疹馬瘡實擢猶泉逵廬憂天桑羅即
代登啬恥出乃之吏疾均西慷之一俾鼓閭與于丐
念席自臣培臣俊無之父廂倖誓節司負適摔閣山
東於屬欽千所正侵未毋職直爵四漕中際更服林
衛工顧承萬職真柱復之峽陰綠電計謝攬虞顧之
茅相惟詔立祇元堆考邦南雍是之陛状擢本惭間

易難如皎志之而忠障可無炙此冈究遂竭甫蹤孤
今玉此然苟邦去安職賀侵之珠既敢力林幸游學
推通白丹行欲山社雖而枉木渥斬將蹋焚及試泓
歸明日喪誰均人稷當根誰復青於淳於之春劇穎
公之召有休奚力勉元為考彰點雲苛後郡頃小
室識為禁息撕裨力向涉匕慕陟敵紋曲計扶材
所祖戶闢之於一恐德全年府長日期貴揮毫兩
當知部淮澤古聖難之之敗猶官之方稍於未朝
朝去尚陽而裴吳務宜魚攫憶平久裕循貴報三
召就書之某章明茲憂雖之舊太忽於頃括于紀
而之旨辭間以相之蓋身幸所遊守聞寵崇席上之
眷宜之狀遺鄉而斷恭為勝豁自好迅毗祠各恩遺
行昔丁云風闊無盡遇列之政而外靈雖勝之霜逢
判政寧儒可為貴洗某郡所苟書亦畜生之餘鬢久
惟在重章仰之帥殿官之傷安生妙地意歲若已塵
士私做有願枚其年以準多和安於之之領為備革
國門表請惟當始貪厚程矣寧知選鳴淺粗丈於逝
之周之誤穎子自濁重大非有成倫孱還給扶暮一
十合感汗川弟今之鎮作疾駭事適杜曾中民景節
年進激未潮視興風國斯疾與顧於杜初藩力重四
書難狀回海其懷元家民已之屬斯衆心之困臨塵
切而念犢之人選凱以之疹馬部時正之月於作之
愛退臣溫師素遠舉公係之吏劍有聞木廣澤屏敬

君之一念每悲無路可輸獻獻之忠距意遵長重瓊天日之
表身未離于閣崎心已驚於闕庭盡即敬承耿云固避惟是
天臺高選地官劇曾仕在納言難陸愛龍之武職寄治賦愧
七嬰異之才借清眷聽冀還哀涯式改司於閒句式仍綴於
舊班庶幾上無嚴與之嫌器名增查下允悅適之愧康恥覆
全口降詔不尤曰朕自承大統悠適十年損藩聞之聞雖以
任飾鉀爲惠而朝着之內尤以得賢傑爲光宜有十人之英
來預六將之長鄉忠忱許國謙掄昌時兒童知其姓名縉紳
閒其出處每深簡記茲甫詔除進臣賣規簽有闕於君德司
徒事教夫貴爲於民財式副許延軍谷辭避其祇前席之意
母徇個墻之謙所辭宜不允口謝未云十連篇寵愧藩閫之
同功一櫳適歸叨北官之進長班蹤陪於踐斗慣深重於履
冰忠謝伏念臣素守朴忠濫膺迪簡業被初元之召首齊邁
服之祭自退屏於山林寢避逢於軒陞憂特之髮益白悵去
國之十年戀閣之心如丹敢志君于一飯屬衷起廢再玷承
流皁盆分符壇復既還於舊物肯冥受餞績行仍忝於枝鄉
曾坐席之未溫怨賜環之已及方躬攬宏閒於公道而常征
必卒於羣賢敢圖孤述之漂流亦尋清朝之記錄且民部周
司徒之任豈推稽戶口版圖領向書古納言之官蓋實寄
候舌之樞要誤拜濱騎之涯冒盼曳履之華退省篤疲昌勝

叅負茲蓋恭遇皇帝陛下乾剛天從害誌司析規庶政以勵

精大明黜陟臨百官而昭德澗別忠邪念臣書參修考之聯

知臣祖勵素綠之節楓還近綴果持消九臣敢不朝稱陸私

勉堅初志生財有道雖撕源流本材之知事君勿欺顧竭獻

納諭恩入見工迎謂曰卿去國一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

之報進表云伏以汗竹雖勤何補聖經之與食苛欲獻誤蒙

義進天語之溫以十小纂輯之餘欣一旦遭逢之幸中謝惟

大學設入條之教為大君立萬世之程首之以格物致知示

窮理乃正心之本推之於齊家治國見修巳為及物之原曾

予之傳獨得其宗程氏以來大明廣旨追師儒之繼出有章

句之聆垂臣步所服膺晚而知趣增淵源遠矣實來書教人

之徹言而綱目槩然遁而向臨民之要道衆切侍從論思之

列適當蕤挾蒙敝之時念將閑廣於聰明惧有發擇於煙術

使吾君之心柄如白日於天下之理洞若秋竜雖共兜雖進

於堯朝豈魅魁能逃於禹鼎不重非溝欲致編摩達三至之

諒徒結九重之懲既役閑而置散因極意以研精獻畝不忘

君每惓惓於報工落橋皆置筆幾花硅以窮年首劉聖賢性

命道德之言旁采古今治亂安危之達必題其要皆聚比書

凡諸老先生之講明祖加誠括於君予小人之情狀尤極形

容戢瞻海岳之崇深期效涓埃之稗補茲蓋恭遇皇帝陛下
乾旋坤轉日就月將於緝熙彈厥心基命聿隆於成后念終
始與於學遜志克遵於商宗方將切砝琢磨而篤于自修定
靜安慮而進于能得事欽門　本末理期貫于精粗適粹成
篇冒塵清燕止其所止顧益加止善
之功新以又新更推作新民之化　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
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犬馬
之玩有一於茲皆足害敬上欣然嘉納之改翰林學士制誥
日宣曰有勅學士之官入不真拜嘉卿宏推召至翰林虛席
以延亟其祇命○辭狀恭聆二命有惕寸表竊惟禁林制寓
直以來學士拜真除者少由慶元迄嘉定之未歲治幾三紀
之間者伯壽至棲綸之舊題不過四人而已睿明繼作選用
益嚴由其任職之難是以座席之久文章爾雅之有先泰西
漢之風德望老成乃稱此扉東閣之選伏念臣講焉孤學親
爾百材階事允皇復滂內命既求試於長事遂積固於史氣
司空域旦之書幾於習熱翰林于聖之作久矣嚴忘效游用
於初元宰竟辭而得請於赫聖明之斷丕昭號令之新宜厲
鉅儒俾當鴻筆懇海內墳懇切丁寧之詔知聖人有覺勤惻

事解占堂林追如非修补督服所四以也以之七但
必統人於之陛臣加除賁紳未期方受士俟無而之
有吏虔天久下者歲翰其竊宣朕與君論所稱為心
端化之工見初才月院論觀民意克志共有豈真自
良志選若聞元華則在恩列版所奔念惜恩重敢顛
之孚幾隔寢之弗其環納聖之周之懇今命來尸如
彥犀成前步再競女潞獻之勞有道切還未之設臣
以聽三生藝命譴老出之用召不以誨朝敢可寵則
充欲人敢冀竟拙涉守忠人負止告議也衹克乃非
供下之云蓋許自憂之或惟北者工侃民承仰若其
奉山榮白荒循特患餘雖侍扉卿是侃言曰祈悖任
之來茲首結牆章則栽忭詞帑固職一支降衣經三
班之益之第以先其任旨且仗不止出慶詔拊之十
奚書恭重屋艇皇慮禁而而宸容卿於其曰併職二
取念遇來於圯內長廷皆加綸避任正何卿寵九而
臣在皇誤雲州制乃亦開謹之也也耳修負恩高攝
愚邊帝辱問縣者登亦終益寵曰而然得一綸勸直
俾垂陛清已之六遂璧必於光謝得則此世惟誦已
承或下衷甘頻年嚴歸素言生表辭代于重輻之惺
人訪肆之終且每以來服語聖云乎于天望之功能
乏河筆材老廢愁備之而文卷未況言下前私既言
臣西成簡鵝放越願俟復章榮從圖以歲去淩已五
敢之文獲玉山祖問苟用之動而人詔直圖規試十

班聲珍於來詞救不髋陞財至之矣之得蜀子金不
攻茲於李有林時封之下能和直名稱臣副重鏡蕪
俾蓋玉路權方行意熱寅之得晚世凡吟倫儒而堅
冒恭陞欽中封道斯哇畏夏人出伏威名才臣德琥
軽遇膺訟謝渙爲文種元異之大念封真之方任節
肥皇錦役伏恩賢勉犀對一美宗臣囊學志恢賢思
之帝之馬念之向有賢於字顧伯受具士中文之答
寵陞文稿臣遲前所將天之攻蹤君陳豈謝治要隆
舜下陝目步向獻職備心衰元升有時獨晚輸則知
宸服襴叅無方之變無恭太史供素病文唐林所賜
五推中於緣天可錦翁儉寵如本典至章空遍目官
色命以步飾廐仰章之一十雖之誥於佈之華期錦
斯德七游老吏○繪用如釣歲班非舉五崇益○而
做對塚賁益鷲又句攻於之月伏長半李內遠又嘉
禪以龍固陸晉謝之雖仁望之俔囊循之命冒謝掉
補馭媒承賚錫衣習庸祖難略內有寓陋至恩除詔
之臣之乏衣之帶豈埤祇勝同史中忠抑號元翰之
能念胥於献蓄鞋簿亦平蓋而錫秘規亦私兼林能
燕其雅鑾攝傺馬技汗指蓋爲命書懐論入陪學雖
駁冷寄坡袍遇表之凝夏恭官之久武諫推勸士非
千清華撰賁何云能嚴式遇擇詞撤若首聖埔表敢
金切之獲無功輸堪臣圖皇人韻承人四朝之云望
願之六分斯服阮以敢大帝則舉明凡賢之聯天即

廣招徐德秀已得疾拜參知政事同編修勑令經理要略狀辭
之意
云恭聆明詔有惕於中曾閒先儒曾韋有言以為唐廣有神
明之性微昧之儒為二典者不衡記其事迹併與其深微之
意而傳之蓋膏時軌簡操筆者亦皆聖人之徒也恭惟中與
三聖揩遜相承無愧舜克豐功大業震權古今必有名世之
生知聖人之意者然後能傷洪烈彰緝熙工蛇典謨之盛如
臣者才識非長聞衆最淺昨任初元害興筆削莫楷一辭令
復何為再叨妙選汎堅獨之者儒家擅史學承命修纂允調
得人豈容末至擢慮其工用敢擯首以請伏望皇慈收回決
涯顏命書儒恩俱厥事庶集矩典不日崇成所有恩命臣未
敢祇受口降詔不允曰卿引肇詔既知史之難其言重家世
又知史之長則卿史學深矣菽朕所以命卿也惟我建夫中
興追今百有餘歲高廟一朝大典猶未迄奏朕心惟馬寤麻
不置化喜得臺今復詔卿蓋與先朝分命修祁以作唐史同
意欲趣于成耳其相興樂綱禳要共栽衆工使訏青有期垂
信無極以稱朕章明祖烈之志則予汝
嘉仲叔之明何足為選所辭宜不允
陳卓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自吏部尚書除

卓字立道　　　　人紹熙元年進士後知江州移宰國丞

相以故欲見之卓謝不往丞相益器之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九終